

张新蚕 著

——七十年代工农兵大学生书信精选

旧情书

这百余封真正原版的书信，
让我们有一个机会阅读从前，
让我们发现更本源，
更真诚的东西……

让我们在面对越来越麻木的生活时徜徉过去，
你会发现每天每月的日子竟生出了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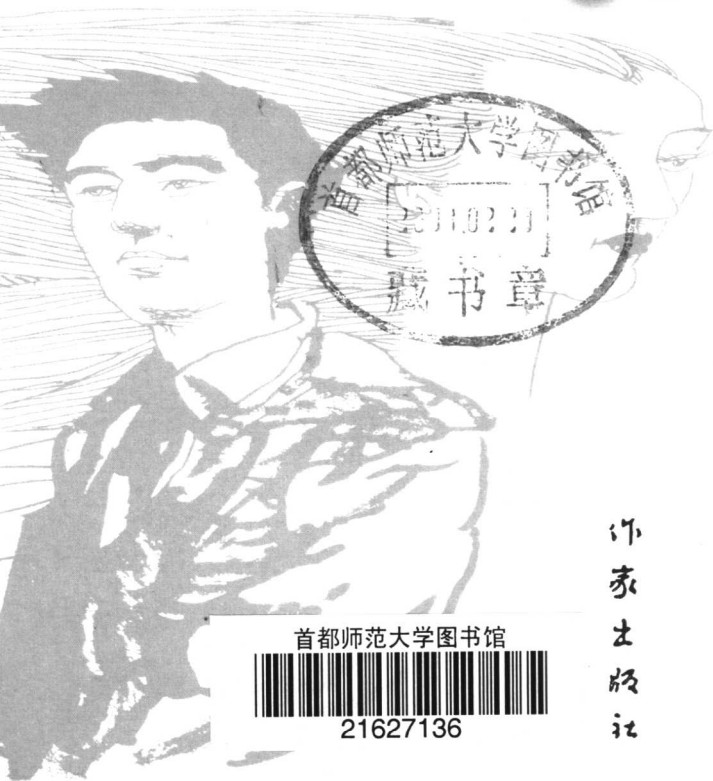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I 267.5/8

张新蚕 著

——七十年代工农兵大学生书信精选

旧情书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27136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情书：七十年代工农兵大学生书信精选/张新蚕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3

ISBN 7-5063-1851-2

I. 旧… II. 张… III. 书信集—中国—当代 IV. 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3514 号

旧情书——七十年代工农兵大学生书信精选

作者：张新蚕

责任编辑：张亚丽

装帧设计：孔晓军

版式设计：朱 瑛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5063.peoplespace.net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二二〇七工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77 千

印张：9

插页：2

印数：001-20000

版次：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851-2/I·1837

定价：17.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旧
情
书

——七十年代工农兵大学生书信精选

目
录

序 言(张颐雯) / 1

久远的焰火(张新委) / 5

第一束信:潮汐的回声 / 21

第二束信:随风而逝 / 43

第三束信:高山流水 / 87

第四束信:牡丹与玫瑰 / 111

后 记 / 284

序 言

张颐雯

这是一群年长我 20 岁的人,是在我出生时就已经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人,是我并不了解,或许永远也无法真正了解的人。

“工农兵大学生”,这个名字有一点陌生,但又似乎相当熟悉。他们现在就生活在我的周围,在我的生活中,他们是邻居、老师、同事。不过,他们与我之间隔着 20 年的岁月,当他们聚在一起,眼里就会闪烁出光芒;说起往事,他们的声音会更响亮。我们之间确实是有一些差异,尽管我并不清楚这都是些什么。

于是我去读当代历史,读回忆录、小说,看电影,倾听他们今天的交谈。这些文本中的七十年代好像是另一个世界,与今天截然不同。那里有事件、冲突、动荡、粗糙、单一和贫穷。历史所记载的是重大的事件和举足轻重的人物,个人被一笔带过,而人们今天说的话又带上了多少时间的痕迹?

我相信,只有事件和动荡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即使是七



十年代的历史,难道平凡的生活就可以被忽略吗?难道默默无闻就不是历史?我想知道:七十年代,那个我出生的年代到底怎样?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度过的?于是,我放下历史著作,回忆录,大事记,去寻找普通人的生活,回到衣食住行,回到更易触及的部分。

那么,让我们读一读《旧情书》吧!

《旧情书》收录了七十年代一位年轻女性与五位友人的通信,这里的“情书”之情,并非专指爱情,它代表更为广博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些书信里,我们发现的是一个活跃、聪慧的女性青春时代的印迹。没有修饰,没有改动,一仍旧观,五个人的个性和生活境况呼之欲出,坦露了那个时代青年的所思所想。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字,而且是一颗颗跳动的心。在他们的生活中,一切历史事件、政治运动都只是背景,作者并非一个当时或者现时的公众人物,她生活在人群之中,没有超乎常人的痛苦不幸,也没有幸运的特别光顾。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普通女性当时的生存状态,她的爱情、友谊、亲人、学业,他们的观念、风俗、政治信仰,还有那个年代的服装、房子、书籍、票证、金钱、食品……

他们在信中这样写道:

你再次评论估价了《牛虻》,其讲述的全部观点我完全赞成……从尊重《牛虻》的价值出发,我在返哈市后的第二天就将它的书皮书尾厚厚地糊好,本想保存起来,无奈该书在班上已经“出了名”,目前已有几位男女同学在我这里挂了号,排



队正轮流呢！

为准备我们“十·一”结婚，我也为咱们花了一笔钱：我自己买了一双白底布鞋，蓝的卡上衣，给你买了条针织弹力呢天蓝色裤子……花销二百五六十元，可见我是下了狠心的。我想这些都是需要的，你既不要着急，更不要生气，我会想办法将款补上的。

你身上所具备的许多珍贵的东西……在我眼中，你的容貌也越来越美了，在我们分手的最后一个中午我同你并肩照镜子时我曾想到有首歌的一句歌词：“美丽的姑娘千千万，唯有你最可爱……”

时代的画卷用私人的方式得到了延展，字里行间我看到的是另一种七十年代。这个七十年代虽然拮据、单调，人们在政治不可避免的笼罩之下被观念所左右。但是，具体的、生动的、令人流连的世俗生活仍固执地缠绕着他们，成为他们生活的核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是一个荒谬可笑的时代，我曾认为，我永远也无法搞清那时的逻辑。但我刚刚发现：在这里，保尔·柯察金不只是政治上的代表，他还成了年轻人的梦想；向党表决心不只是形式上的和政治上的，还暗示着个人的情感；英勇负伤不只是为党和国家做贡献，还包括考验爱情的忠贞。我清楚地感到，我们和他们的根本生活是没有太多差异的。我所谓的“根本生活”大概是指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青春的狂热和叛逆，对爱和美的向往，对自我的关注，一点物质的欲望。我们和他们



——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划分，我们都在被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所操纵，不过有时是政治的力量有时是经济的，在它作用于每个人身上时，谁也无法摆脱。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根本的生活仍然存在于生活的每个隐秘的角落，在对环境的妥协、包容和反抗中获得生命力，使生活有了一种奇异的美与生机。

那么，差异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或许它仅存在于“保尔·柯察金”和“小燕子”赵薇之间，存在于“针织弹力呢天蓝色裤子”和今天百盛中心的 Esprit 裙子之间，在做先进戴红花和当老板之间，如此而已。这样的差异应该被认为是表层的、现象的、“现时”的。因为它脆弱易碎，变化多端，它造成了我们与他们——工农兵大学生之间的差别。

这百余封真正原版的书信，是如今任何一位天才作家也无法写出的。今天的回忆，不论是平民百姓的还是名作家的，无论是回忆录还是小说散文，都难免带着虚构，带着今天的痕迹。二十余年的岁月不长，也不太短，今天隔着并非空白的时光，我们怎样回忆、描述和记载也无法回到这个从前了。因此，《旧情书》让我们有一个机会阅读从前，让我们发现更本源，更真诚的东西。《旧情书》让我们在面对越来越麻木的生活时徜徉过去，你会发现每天每月的日子里竟生出了诗意。



久远的焰火

张新蚕

冬夜的寒风迎面扑来，在从出版社回家的路上，我缓慢、负重地行走。

今天是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八日。

今晚，请容我独自前行。

从安定门至安贞桥，从安贞桥至安慧桥，从安慧桥一直向北即是远近闻名的亚运村。

亚运村的夜色美丽动人，五颜六色的灯光交相闪烁眩人眼目，恍若海市蜃楼一般。聚集在这里的千家万户家家都在活动，茫茫大地毫无睡意。

夜是这样深，灯是这样明，生活原本可以这样的安宁和美丽。可我刚刚卸下一副重担，却为什么眼泪突然糊住眸子？





作者大学时代

我有意回避城市的喧嚣和美丽的灯光,孤独地沿着长长的马路牙子前行。我知道,好的文章需要激情的萌发和灵感的注入。此时眼内水晶晶的物质会帮助我完成《久远的焰火》的构思。

不久,《旧情书——七十年代工农兵大学生书信精选》即将问世。这是我坚持十年业余写作以来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很快还将继续出版第二本、第三本……



去年,我 45 岁。自这一年始,我生命的翅膀开始全力飞翔在文学世界的天空。在空中,我得以尽情释放锁在心底十年的文学巨龙。这条巨龙对我既是无休无止的苦刑,也是生命的乐趣和价值所在。我不懈地跋涉在这片连绵起伏、一步比一步难越的“方格子荒丘”,并下决心在“荒丘”接受炼狱般的煎熬,以实现我那从来没有怀疑过的极微、极弱、极静默的梦与理想。

年届 46 岁,作为女性,年轻时性格上的狂热和冒险精神基本结束,受感情驱使极易冲动的行为方式也渐渐与我挥手远去;然而专心地投入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哪怕事情很小)的习惯却始终坚持如一。

每隔 10 年我会向自己发问:

你 36 岁时的成就是否超过 26 岁?

你 46 岁时的思想水准、观察目光是否还停留在 36 岁的水平?

在 56 岁那年,你是否还会向自己发问:“即使你仍健康依旧风韵犹存,可你的创造力尚能维持多久?”

那么到了 66 岁的时候呢?我又该怎样向自己提问?

26 岁,是我跨出大学的校门刚刚投身社会的年龄;

36 岁的前前后后,那是我中年屡遭挫折和打击,难免经常悲哀和暗自流泪的年代;

46 岁的今天,我的身体和心灵都在告诫:自己行将走向衰老,人生旅程已走过了一半以上。

每每接受这种告诫,心情之复杂异样,一言难尽。

我开始以怀疑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一半以上”的路程。



这其中包括——虔诚的信仰、理想的追求，职业选择的成与败，家庭生活算不算幸福，与人交往中的过失与经验，女性天性上的弱点与短处，后天奋斗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高度，与生俱来的个人才智上的缺欠、不足以及永远的遗憾……

正是在经历了一场场复杂异样的追溯和精心梳理之后，压力使我不得不承认，我和众多的独立的个体人一样，无论相貌，体态，还是德性，都是不完美的，而不完美的人生恰恰才是真实的人生。我的七情六欲很强，在我身上既有高尚的境界和优秀的品质，又有自私的嫉恨和尘世的污浊。上天苍苍，大地茫茫，简而言之，傲然挺立与卑微的挣扎集于我的一身。

常言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常言还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静静地想一想，难道不是这样吗？

人的本性往往隐而不露，但很难被压抑，我亦是。

自小，骄傲就主宰着我的灵魂。我崇敬过秋瑾，青睐过李清照，研究过历史上的女强权（比如说慈禧、武则天）。自小就想铮铮干，暗香流，要做人上人，我的心甚至一天也没有安分过。

青少年时代，大概因出身干部家庭并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我心气极高，胆大自信，高兴起来酷似一个顽童，固执起来比大男人还大男人。知青时代，我拔山扛鼎，不屈不挠；披肝沥胆，公而忘私；先是在知青中首批入党，后被评为当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五好社员。步入大学，“全院优秀工农兵学员”的称号又是我首当其冲。



于是暗下决心赶超父母,设想三年一个小进步,五年一个大进步,十年上一个大台阶。

为有朝一日实现内心的誓约,自上大学之后,我就大胆执著地交往过许多朋友,尤其不乏许多男朋友。政治位高者已达中央和省级高层,位微形悴者甚有监狱里的囚犯。

单说大学时代的男友,能留下深刻记忆的有五个人,他们是:

出身高级干部家庭、风流倜傥、气度与行文均大气磅礴的丁海潮;

稳重大方、最知情达理、友爱友情真情集一身的陆史中;

英俊潇洒、气质不凡的孙玉明;

外憨内刚、不善言辞、最具平民意识的郑重;

语言犀利、刚毅无比、激情与务实兼而有之的裴琼。

回过头来再说自己。

初进大学,本来是初中二年级的文化底子,按说啃嚼大学课程相当困难,好在七十年代工农兵大学生上、管、改,狠批封资修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论大学是名牌还是非名牌,很多有志青年都将大学视为“大丈夫当雄飞,安肯雌伏”的神圣的政治修炼之地,我更不例外。

当年,我看重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战斗友情,一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我孜孜不倦,爱不释手;一张列宁和斯大林海边握手的刺绣画,我挂在了寝室的正中墙面,日日敬仰。那时,我渴望结交有识之士以求坚定地站在一起,有朝一日能在政治上标新立异,赶超父辈。我经常抓住课余时间、节



假日、寒暑假，或写信或打电话或求人传递信息，我气性高傲地邀请心目中的“杰出同学”单独约会，我们谈马、恩、列、斯、毛，谈《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精彩绝伦、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人生的壮美，谈对《牛虻》男主角的敬佩与怜悯，谈少年毛泽东有意在倾盆大雨中迅跑以锤炼自己的意志，谈中年毛泽东写下的五篇哲学著作的伟大与不朽，谈父辈当年在抗日战场火热的斗争生活……

一经满足，我便为猎取下一个谈话对象而组织新的“进攻”。为此，那些“杰出同学”虽私下对我的大胆进攻褒贬不一，事后却有为数可观的信件源源不断地飞入手中，以致成为我青年时代极珍贵的精神享受的佳品，也为 20 余年之后出版此书提供了可能。

二

说来，思想认识和思想感情的交流与撞击往往蕴育产生令人始料不及的友谊、友情和爱情。日月穿梭，岁月无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尖锐而又现实的问题常常令我焦灼不安。曾几何时，我恨上苍不赐我机遇。否则我也会像巾帼英雄们那样，忽喇喇地擎起一面旗帜，战天斗地，彪炳青史。自三十而立，天性决定了我常因不得志而郁闷躁狂。数年中，从眼底灌注心底的泪水渐渐汇成了一条泪河。泪河很少静静地流淌，它波涛汹涌，不断掀起洋洋巨波。巨波携卷着我的心儿呼啸奔腾，强大的泪浪将二十余年久聚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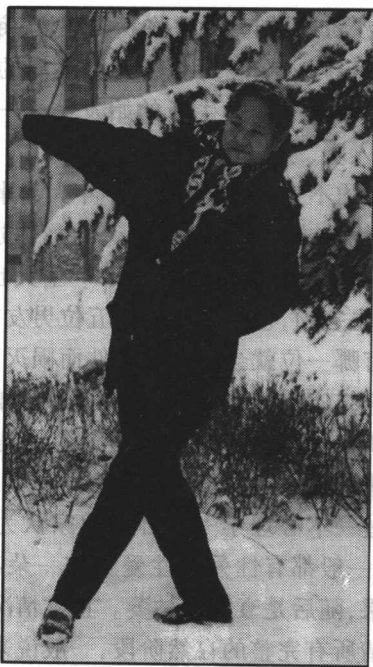
底的贝珠、泥沙纷纷掀起，一路将我的狂热、痴情、挚爱和天真梦幻拍了个粉碎。在经历几场无比沉痛的打击之后，不知不觉我被载送到一个人生新的始发站——弃工从文，专心笔耕，走火入魔，一发十年而不可收。

之所以焦灼不安，全因年龄一年年大起来，跟着来的就是衰老，我担忧如有一日，我的灵魂的载体过早地化为尘土，酣睡端坐、埋伏于我心底的一个个生灵也将随之而升天。同时，我也害怕，包括大学时代五位男友在内的友人们的身影也许有哪一位就会因突发事件而陨灭。仅仅为了一个个曾经那样结实的躯干，我也应尽早将他们灵魂的心声织成锦绣文章——但愿我的灵魂不随尘土消失，但愿此书能在人类情感的长河中发出一曲悠远的回响。

我曾看过一本心理学书。心理学家认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是人一般都有性爱。性爱犹如一朵花，她发芽、抽枝、开花、结果，随后是衰败和枯萎。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如果经历过爱情所有完整的自然阶段，一般说来，较难再次产生爱情。如产生，有可能在“自然阶段”内，“阶段性欲”没有得到满足。

我断定自己是经历过“完整自然阶段”的女性。然而这次整理复读七十年代男友们的来信，在绚烂耀眼的思想的光环中，我仿佛重新回到了火红的年代，我再度沉醉于那类似爱情却又绝非爱情的缱绻的情爱之中。于是我以女性心灵切实的感受认为：那条心理学规则无法解释人的情感生命的活动规则。多少天来，这五位男友在让我深刻挂念的





作者在亚运村中心花园晨练

同时,也让我站在了人类情感的高山大海之上,我有幸得以看见人类生命感情中那些纵横交错的篱笆。

由安慧桥向北,我朝亚运村缓缓行进。一路上,难以统计的机动车川流不息;车辆与茫茫大地摩擦共震,马达与芸芸众生的脚步共鸣;数也数不清的夜灯形成或直或曲的飞速旋转的光波。



室外的寒风犹如一绺绺杂乱的发丝，发丝不时拂扰我闪光的泪花，泪光明亮了眼睛，昔日朋友们的音容笑貌近在咫尺，我久久沉浸在对昔日情感生活的追思之中。

此时，若能划破夜空的幕纱，还原七十年代充实难忘的岁月，我们之间的爱与恨，哭与笑，追与闹，一幕幕镜头会纷纷扬扬跳动起来。曾记否，当年我们的心血热度曾高度膨胀，我们在交往中曾发生过无数次的争吵、回击、嘲讽与讥笑；我们之间关爱与关怀的温度计也曾因某一方的无情回绝而瞬间凝结到冰点以下。祖国的大地富饶辽阔，如今早已成家立业的我们各自拥有自己那有限的一角天空。当年那么丰润的青蓝和翠绿，如今——转变为沙黄色和赭石色。今晚当我将疲惫的你们呼唤到书中集合，你们是否理解，当年不是所有的话我都来得及向你们倾述，不是所有的心中梦幻都来得及——实现。团聚的夜晚，我的一切过错都应该被你们所原谅，包括我不加商量旧话重提，也包括为生命感情中的篱笆所刺伤，我夜晚独自步行留下这篇《久远的焰火》。

《旧情书》将告诉五位朋友，今天虽说我们已不再年轻，我们身体的所有部位已经开始现出松懈之态，然而当我们能够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以尊贵的心态回首我们风华正茂的“少壮时期”，那动人的话语，那成串的笑声和歌声，那曾经让我们悲喜交加的道别声，那叮当作响、以此掩饰我们内心喜怒哀乐的碰杯声……一切一切的回忆都将激励我们在余下的人生征途上奋力前行！

我还要告诉你们，通过你们的文笔所展现的七十年代

